

Sugiyama Haru

理想国
纪实
Documentary

12

——真奈ちゃんは何で死んだか

ネグレクト
育児放棄



育儿放弃

她是妈妈，也是女儿，可是她被指控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一起轰动日本的女童忽视案，直击东亚女性普遍性的育儿困境
没有“恶母”，只有一个个孤立无援、陷入绝望的母亲

被困住的母亲与被忽视的女儿

[日]杉山春 著

烨伊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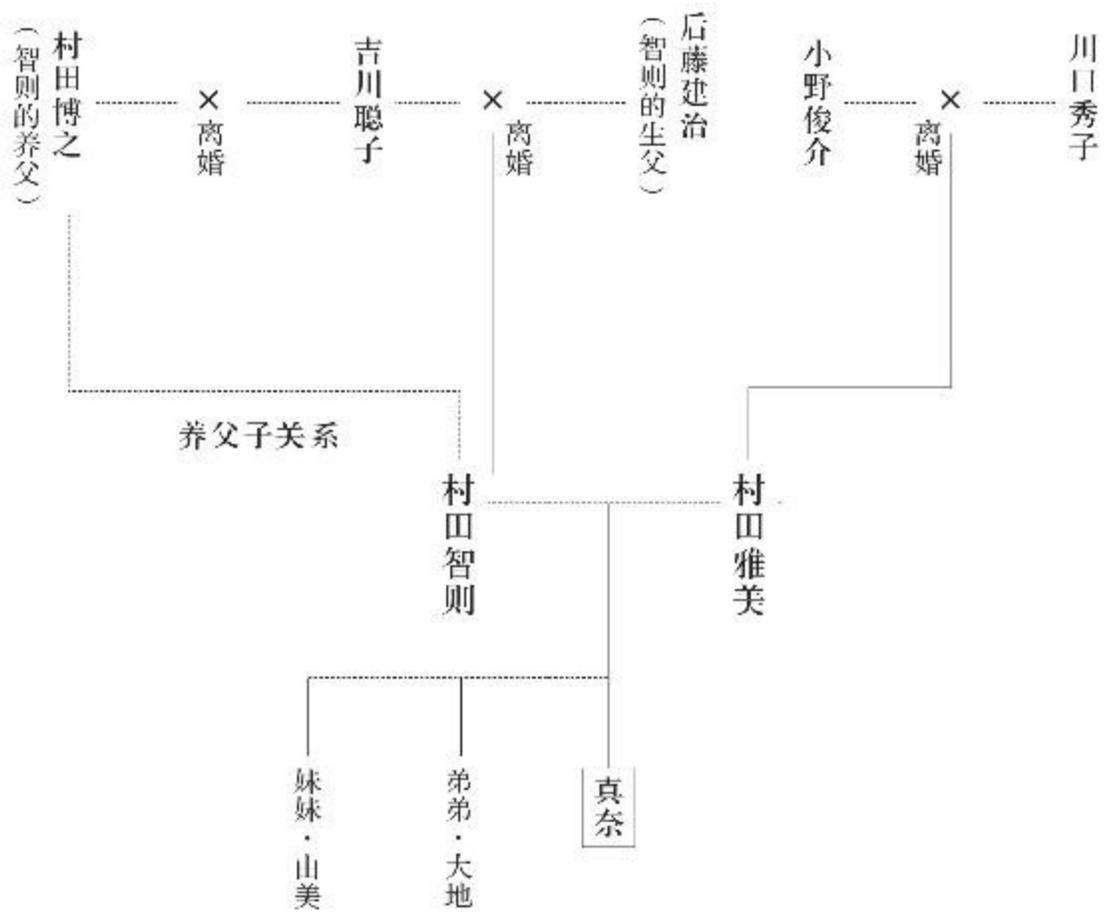
北京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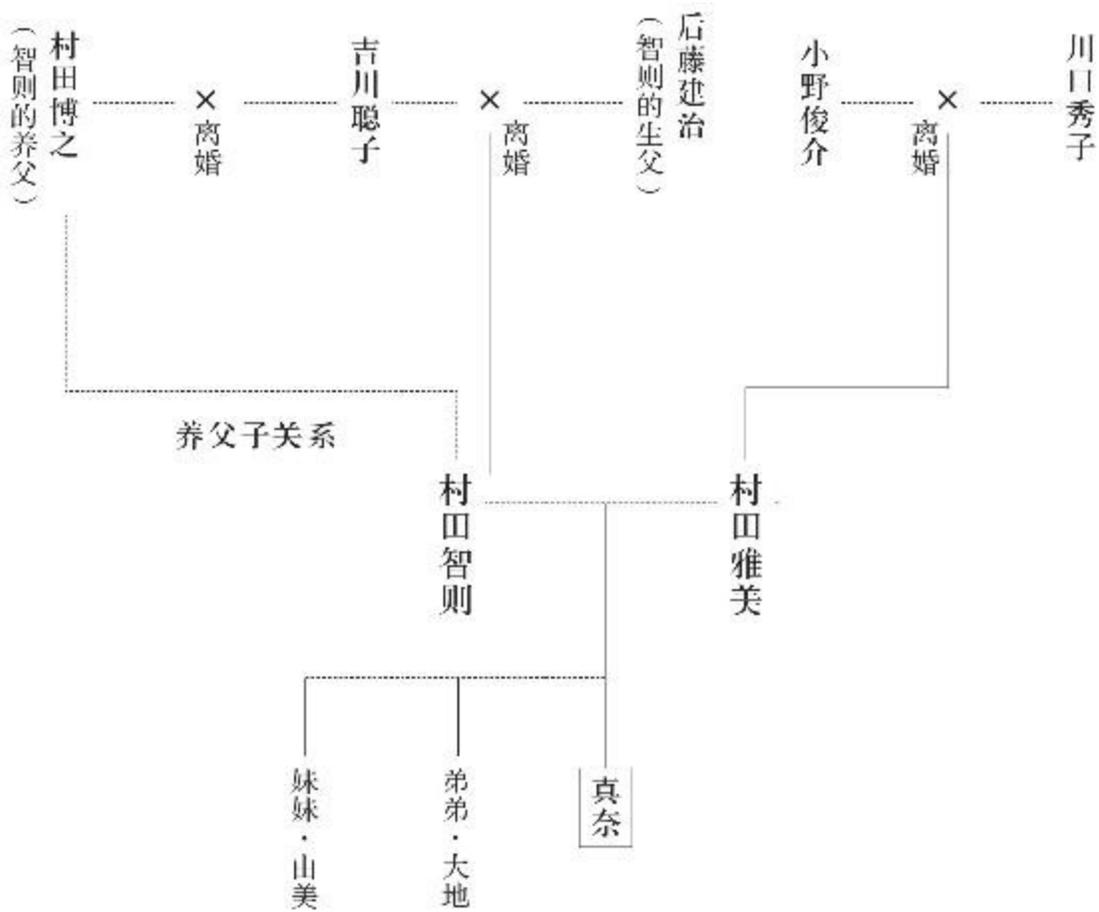
忽视(neglect)

育儿放弃。指不给孩子提供饱足的饮食，对生病或受伤的孩子不闻不问，长时间不给孩子洗澡等监护人放弃抚养责任的行为。儿童虐待的行为分为身体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和忽视四种。近年来，忽视的案例逐年激增。按照日本《儿童虐待防止法》的规定，忽视是指“过分减少儿童进食，以致妨碍其正常的身体或精神发育；或长时间弃之不顾，（略）以及其他监护人在监护过程中有明显懈怠懒惰的行为”。

忽视(neglect)

育儿放弃。指不给孩子提供饱足的饮食，对生病或受伤的孩子不闻不问，长时间不给孩子洗澡等监护人放弃抚养责任的行为。儿童虐待的行为分为身体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和忽视四种。近年来，忽视的案例逐年激增。按照日本《儿童虐待防止法》的规定，忽视是指“过分减少儿童进食，以致妨碍其正常的身体或精神发育；或长时间弃之不顾，（略）以及其他监护人在监护过程中有明显懈怠懒惰的行为”。





前言

一名年仅三岁的女孩被父母放进纸箱中将近二十天，其间几乎没有任何进食，最终死去，小小的遗体如同木乃伊一般。涉案人是一对染着黄色头发的二十一岁的年轻夫妻，他们十几岁就已为人父母。

女孩名叫村田真奈，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日，在爱知县武丰町大型钢铁制造公司K制铁的员工宿舍E栋四层尽头的房间中身亡。据说案发时屋内凌乱不堪，水池里堆满了脏污的碗盘、平底锅，空气中飘荡着剩饭的馊味。房间北边有一个三叠大的房间，里面被家具塞得满满当当，所剩无几的空间里放着一只柑橘盒子大小、去掉盒底的纸箱，真奈弯着双腿，被困在纸箱中。箱子底部铺着毛巾被，箱盖上擦着用过的旧纸箱。

真奈的父亲名叫村田智则，当时在K制铁子公司的知多营业所任机械保养工。母亲名叫村田雅美，是一名家庭主妇。案发时，真奈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弟弟，名叫大地，母亲雅美还怀有身孕，在公审期间生下次女由美。

真奈死亡时身高八十九厘米，勉强够得上三岁女童的平均值，但体重只有五公斤，不到标准中间值一一十三点六公斤的四成。她的纸尿裤上兜满了屎尿，腰部到大腿粘有粪便，散发着恶臭。皮下脂肪的流失使她的皮肤像老人一样干巴巴的，漆黑的头发披散在大得不成比例的脑袋上，脸颊深陷。由于眼睛周围的脂肪完全消失，她的眼睛无法闭上，白眼球因干燥变为黑褐色。股关节和膝关节都弯成直角并呈僵直状态，说明她死前已有两三个星期没有活动了。

解剖发现，真奈的胃里只有二十毫升内容物，即大约一大汤匙分量的棕褐色黏液，没有固体物质。肠管没有脂肪，小肠里空空如也，大肠里只留有兔子的粪蛋大小的粪便。在法庭上，检方和辩护方对这一小球粪便的成分看法不同——究竟是脱落的肠黏膜，还是母亲雅美喂给她的一丁点儿食物？对此双方各执己见。

一般来说，人体无法从外部摄取营养时，会分解存储在肝脏中的糖原。糖原储量不足的话则会消耗人体脂肪，如果脂肪也不够用，便将体内的蛋白质转化为能量。当内脏的蛋白质也被分解，陷入功能失常的状态，人就会被饿死。更多人会在这之前死于心脏衰竭引起的衰弱或感染。解剖结果说明，真奈为了活下去，已耗尽了自己身体的全部能量。

担任司法解剖的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部法医学讲座教授长尾正崇在公审中的证词说道：“迄今为止，我参与了五百例司法解剖，但从没见过生前如此饥饿的死者。”

雅美的主任律师高桥直绍说：“我看了真奈去世时的照片，她的神态很成熟，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幼童。”这名幼小的女童，生前用如大人般成熟的目光目睹了怎样的光景呢？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村田真奈出生于知多半岛的小城爱知县武丰町内的妇产医院。真奈是正常分娩，体重三千零五十八克。

母亲雅美十八岁。从武丰町内的初中毕业后，她边工作边读定时制高中，但只坚持了两个多月就辞职并退学。之后她便和不良少年们混在一起，不常回父亲和哥哥居住的父亲所在公司的宿舍。她将头发染得花花绿绿，把自己打扮成“黑辣妹”的模样，晚上坐在暴走族的摩托车后座，飞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雅美不化妆，婴儿肥未褪的脸蛋水灵灵的，不知道为什么，让人印象深刻。

雅美的父母很早就已离婚，母亲秀子带着雅美的两个弟弟离家出走，去其他城市生活。真奈出生时，秀子三十九岁，做卡车司机，和雅美往来密切，但她工作很忙，在医院陪产的是雅美的外祖母。

真奈的父亲村田智则当时读高三，放学后一定会去妇产医院探望母女二人。孩子出生时，智则和雅美尚未结婚，但两人打算等智则高中毕业就去办结婚手续。还在读书的智则笨拙地给真奈换纸尿裤，喂她喝奶，积极地照顾女儿。那时的他遵守校规，穿着校服，头发理得整整齐齐，后发际剃得干净利落，给人留下整洁认真的印象。这对小情侣看上去像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但其实他们是从保育园就认识的儿时玩伴，亲密无间。

雅美出院后，带着真奈回到武丰町内父亲的员工宿舍，大她两岁的哥哥也住在那里。屋子里只有两个男人，本就杂乱而缺乏整洁感，雅美又讨来一辆旧婴儿车放进了四叠半大的房间。她将秀子缝制的婴儿被褥铺开，把皮卡丘玩偶摆在上面——玩偶也是秀子亲手做的。

智则每天放学后同样会来这里探望，秀子偶尔也会来看看真奈。

智则和父母以及小他五岁的妹妹一起住在武丰町。他没有告诉家人真奈出生的消息。公司员工村田博之是他的养父，亲生父亲和母亲聪子在他上保育园大班的时候离婚，小学二年级时，聪子和博之再婚。聪子同意儿子与雅美交往，但雅美之前怀孕过一次，她以担心影响智则的未来为由，让雅美流掉了孩子。这对年轻的恋人害怕告诉聪子后又遭到强烈反对，于是秘密地将孩子生了下来。

出院后，雅美将一封信和真奈的照片装在信封里，智则将其投入家里的信箱，以这样的方式告知聪子真奈的出生。聪子立刻去雅美和真奈住的员工公寓探望。看到屋里乱成一团，聪子说刚出生的婴儿不该住在这样的地方，便带真奈和雅美回了自己家。其间聪子对真奈呵

护备至。

孩子出生前的往事的确繁杂，但不只双方的父母，两个家庭的所有人都为真奈的出生感到喜悦。可为何短短三年之后，真奈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死亡呢？

如今，虐待儿童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三十四岁的父亲将刚刚四个月的女儿推到接线板上，致其烧伤、全身九处骨折。六岁的女孩被送到医院时浑身都是瘀伤，不治身亡。两岁的男孩被二十三岁的父亲踹肚子，导致内出血死亡。永远有孩子死得惨无人道。

十五岁初中男生在濒临饿死前得到救助。年仅三岁和四岁的兄弟俩被和父亲同居的男性暴打后投进河中死亡。这类超乎人们想象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二〇〇三年，日本的儿童咨询所接应的虐待咨询处理申请达到两万六千五百六十九件，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九。这个数字在十年间增长超过十六倍。随着虐待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相关法律逐渐完善之下，虐待问题比以往更容易浮出水面，这是导致该数字增加的一大原因，但与此同时，虐待现象本身也变得多发起来。

日本厚生劳动省就补助金引起的全国儿童虐待现象，针对教育、卫生、医疗、福利、司法、公安等相关部门做了实态调查，结果显示，二〇〇〇年需要社会介入的虐待案约发生三万五千起，死于虐待的儿童至少也有一百八十名。真奈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也有人认为，该年度的全部虐待案应当不止这些。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普遍开始认为，养育孩子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曾有调查表明，抚养学龄前儿童的母亲中约有一成虐待儿童，约有两成随时可能出现虐待行为。也就是说，三四位母亲

中就有一位养育孩子的措施不当。

这一切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从几年前开始倾听母亲们的感受。起初并未将话题限制在“虐待孩子的父母”上。只要对方家里有学龄前的儿童，愿意把育儿的情况仔细讲给我听，我就去和她们见面。尽管每家每户的情况略有不同，但母亲在幼小的孩子面前情绪爆发、对孩子言辞粗暴的情况比我想象中多了许多。

当三岁的儿子不听自己的话时，面相清秀的女人气得尖声责骂并打了孩子。住在平民区独栋房屋的女人不舍得打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却对其抛出“我不要你了！”“给我去死！”之类的话。一位在郊外住宅区居住的母亲告诉我，她不堪承受照顾孩子的辛劳，于是不和孩子说话，也不喂孩子辅食，一整年只给孩子喝牛奶。这些母亲深深觉得自己无法自如地与亲生骨肉相处，为此感到自卑和痛苦。

而丈夫们是怎样看待妻子和孩子的呢？在母亲不恰当的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我的疑问越来越多，采访对象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囊括了孩子尚在幼儿阶段的父亲们、受情绪困扰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

在系列采访即将收尾时，我得到了采访真奈这起案件的机会。那是真奈去世后大概一个月的时候，随着案件的轮廓逐渐清晰，我本能地感觉到，此前采访的许多父母存在的问题，在引发这起案件的年轻夫妇身上都有典型的表现。因此，说这名幼女惨绝人寰的死亡是现代社会的育儿环境引发的悲剧也不为过。

那之后的两年多的时间，我频频去名古屋旁听一审和二审的公开审判。倘若不能深入虐待儿童的父母的内心，就难以解开真奈的死因。公审开始一年多的时候，我下定决心给雅美写了一封信：“我觉得你体会到的育儿的艰辛，是每一位普通母亲都体会过的。我本人也有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育儿放弃》[日] 杉山春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872.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